



青莲文学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我们都是浩儿

孙在旭

“如果可能，我愿用我的一切换回有你的日子。浩儿，你在哪里？”这是一则寻狗启事上的第一行文字。中间是一张金毛狗的图片，下面是报酬：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，还有我的遗产。联系方式不知被谁扯掉了。

老人的手机快被打爆了，他接到五十多个陌生来电。自从儿子离家出走后，儿子的狗就成了他的一切。现在狗也丢了，此刻房子里突然变得异常安静。楼上冲马桶的声音，孩子拍球的声音，还有夫妻吵架的声音通通传入老人的耳朵里。偏偏这时候，手机没电了。他又想起浩儿没丢的时候，楼道里只要有人走动，它就会叫两声。现在呢，这些声音趁虚而入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，孤家寡人的日子来了。老人只想逃离这个房间，五分钟后，他下楼了。

老人走向经常带浩儿去的那条小路，小路的尽头是个公园。他已经和五十多个来电者约好了第二天在那见面。夜晚的风吹过，他打了个寒战，竖起衣领继续往前走，却发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透过手机屏幕看着他。

老人加快脚步，想再去公园的湖边看看。当他来到湖边，这里没有人也没有狗。希望再次落空，突然一阵眩晕，身后一个身影窜过来一把拉住他的胳膊。他被吓了一跳，差点喊出来。来人先开口了：“老爷子，别想不开啊，不就是一只狗嘛。”这是个陌生的年轻小伙，边说边把老人拉离湖边。老人感到奇怪，自己只贴了狗的照片，他怎么认识自己的。小伙似乎看穿了老人的心思，不等老人开口就

把事情缘由解释清楚了。原来他是个自媒体主播，那天无意中看到老人贴寻狗启事，就把启事传到了网上。一夜之间，《孤寡老人以一套房子和遗产作酬劳寻狗》成了热搜。小伙安慰道：“老爷子，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关注你，相信你的浩儿很快就会找回来的。”老人不太懂网上的事情，将信将疑地点点头说：“那我谢谢你啦，年轻人，浩儿对我真的很重要。”又怕小伙不信，补充道，“我说真的，谁帮我找到浩儿，我愿意把我的房子和遗产都给他。”

小伙笑着说：“不至于，老爷子，谁也不会要你的房子和遗产，你就安心等着吧，大家会帮你找到浩儿的。这大半夜的，别在这了，咱们回家吧，明天按约定时间再过来和大家见面，我相信会有奇迹发生的。”老人皱起眉头，小伙儿解释道：“我给你打过电话，你的事我都知道。”边说边拿出手机点开视频，给老人读下面的评论。当然，他略过了个别评论，比如：老头儿根本没有狗，只是自导自演一出剧来博得人们关注。也有人说，老人一定是糊涂了才会拿房子和遗产作为酬劳。还有人提出疑问，老人需要的真的只是一条狗吗？底下的跟帖说，或许他需要一个儿子。但大部分评论还是充满关爱的。甚至结成寻狗联盟，放出话来一定要帮老人找到浩儿。

老人自然是看不到这些评论的，小伙不断安慰他，并把他送回家，临走时约好第二天跟他一起去见那五十多个来电者。夜里，老人辗转反侧，下半夜才睡着，说来也怪，梦里并没看见浩儿，却看见了儿子。当然，儿子也叫浩儿，他还是当年出走时的那身衣服，那个背影，他没有回头，也没有说话。老人没有追儿子，两个人都是倔脾气。最后眼睁睁看着儿子消失在夜色中。第二天早上五点多老人就

醒了。人老了，就连做过的梦也记不太清了。第一批，约定的时间是八点半，八个人。第二批，十二点，十六个人。第三批，下午三点，九个人。第四批，下午六点半，二十个人。地点都是那个公园的湖边。结果八点还没到，又有陌生来电打进来，老人又约了时间。八点零五分，小伙的电话进来了，说已经和大家研究好了，怕老人着急，统一九点在公园见面。老人感激得说不出话来，小伙说自己已在老人家楼下了。老人匆匆下了楼，小伙带他去吃了馄饨，两人直奔公园而去。两人刚到湖边，就看到五十多个人每人都牵着金毛。老人的眼圈红了，身子也颤抖起来，他每走过一个人和狗身边就双手合十，摇了摇头，直到最后一个。很遗憾，虽然他们的金毛狗长得都跟浩儿一模一样，但又都不是浩儿。老人最后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感谢他们。这时，有人走出来说：“老爷子，从今天起，我们都是你的浩儿。”小伙补充道：“不仅如此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浩儿。”在场每个人的眼眶都湿润了。这个场面又被自媒体主播拍了下来，在网上继续发酵，更多的人加入寻狗的队伍中。期间，也有人从外地开车过来，其中有心理学家陪老人聊天，甚至有人要给老人介绍老伴儿。

这天，老人在家翻看旧照片，门突然被打开了。一个男人走进来，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。“爸，孩儿不孝，回来晚了。”老人还没反应过来，男人已跪倒在他怀里，泣不成声，“爸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”老人颤抖着抬起男人的脸，一瞬间老泪纵横，紧紧搂住男人说：“浩儿，我的浩儿，你可回来了。”男人冲身后喊了一声浩儿，门没关，一只小金毛跑了进来。老人一愣，这是？男人笑着说：“爸，你现在有两个浩儿了。”



小说



散文

福气

李占奇

那年腊月的风像小刀似的刮着平原的黄土，干枯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呜地吹着哨，有点像下雪的前兆。我在堂屋门口帮娘贴春联，也许是腊月的最后一夜，空气里飘着浓浓的年味儿——是铁锅里炸丸子的香味，更是娘贴春联时浆糊的米香。

一家人围坐在厨房里守夜，嗑的花生和瓜子壳堆成小山一样，我喝了几口凉水，想去厕所，娘一把拉住了我。“你看看几点了？”我说十二点。“过了十二点就不能去厕所了。”娘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担心惊扰了什么。“为啥呀？”我不解地问。娘说：“听老人说，除夕夜的厕所不干净。”她讲了一个传说，以前一个叫姜子牙的能人，把有功之臣一一分封为天神。他的媳妇听说后，也要求封。他的媳妇曾经嫌弃姜子牙贫穷抛弃了他，后来见姜子牙有出息了，又回来纠缠他。姜子牙无奈地说：“你系无功又无德之人，封你为厕神，掌管天下茅厕吧，也算有个归处。”姜子牙媳妇虽不满意，但只能乖乖接受。自此，厕神的故事就传了下来。我听后大笑：“这是迷信吧。”娘接过话茬：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”只见她从橱子里拿出一个便盆：“用这个也别去厕所。”我看着那个崭新的塑料盆，不好意思用。娘却摆摆手：“这有啥，都是图个吉利。”

一会儿，饺子的香气飘了出来。我和妹妹盯着锅里的饺子，口水直流。娘先盛了一碗饺子，放在堂屋的供桌上。“娘，这是敬啥？”我看着供桌上的饺子，小声问。娘拍了拍我的头：“敬祖先，啥时候也不能忘了祖先。”敬完祖先，娘说：“快去放鞭。”我早已准备好的一根两米多长的杆子挑着鞭，娘用香头点着鞭捻子，妹妹捂着耳朵，鞭炮声震得耳朵嗡嗡响。此时，远处的鞭炮声渐渐密集，烟花在夜空里炸开，映得窗户亮堂堂的。娘端来一盘饺子，热气腾腾的，韭菜鸡蛋的香味儿飘过来。“快吃饺子。”娘把盘子里的饺子分成一人一份，她自己只留了两个。

除夕夜的灯要开着，堂屋的蜡烛彻夜通明。我不知不觉睡着了，半夜醒来发现娘还没睡，娘说：“我得守着灯，别让它灭了。”娘守夜，更换即将燃尽的蜡烛，她打了个哈欠，眼里布满了血丝。大年初一的太阳升起时，娘才把堂屋的蜡烛熄灭。打开门，阳光洒在她脸上，她说：“新的一年，平安顺利。”我站在娘身边，看着院子里的积雪渐渐融化，心里充满了希望。那些小心翼翼、看似繁琐的风俗，其实都是藏着对新年的美好祝福，也是藏在年俗里的爱。就像娘说的，图个吉利，盼个平安，只要心里有福气，好运就会一直伴随。



诗歌

听见春天已出发(外一首)

汤云明

风呼、鸟鸣、鞭炮响、耕作声
伴随着草木发芽、枝叶花开的声响
焰火比星辰更贴近心灵，更有温度
我听见、看见，春天已经出发
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
从孩童时光到垂垂老矣
又从这一生走到未知的来世
眼前的春天总是稍纵即逝
而心底的春天已经深入骨髓和血脉
立春不远，元宵刚过
昨夜里，一场突然到访的小雨
比我们对春天的渴望更震撼人心

把阳光寄给你

我把新年里第一缕阳光寄给你
让点滴的春光，带给你温暖和安慰
一起见证换上新日历的仪式
愿以后的日子，每天都过成新年
心中这列开往春天的火车
正穿过冬日料峭，下一站是花海荡漾
我还在等待一场春雪或春雨
让最浪漫的事有你有我
春风呼喊着我，开始搅动世界
也送来一个个的惊喜
把开心的事，在年终收藏、回味
也让不开心的事，在新年之前翻篇
正如，我们的生命本该闪闪发光
时间改变不了的是热爱